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 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一

起丙寅漢順帝永建元年

盡丙午漢桓帝延熹九年凡四十一年

丙寅　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

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適謹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集覽

瞽瞍孔穎達曰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謂之瞽配字曰瞍盖瞍亦無目之稱鄭莊公秦始

皇怨母隔絶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春秋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謀殺其長子莊公後莊公置
武姜于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潁考叔為
鄭典封疆之官莊公賜食考叔請以遺母公曰爾有
母遺繄我獨無考叔勸公闕地及泉隧而相見秦始
皇即位太后與呂不韋通始皇遂遷太后於萯陽宮
茅焦齊客也諫之始皇遂自駕迎歸
為母子如初闕其月反隧若今埏道

質實

潁考叔春秋時潁谷封人茅焦齊人

書法

書朝太后何予存厚也是故朝太后不書順帝書是年靈帝書建寧四年皆遷后也皆不久而以喪書者也

皇太后閻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隴西鍾羌反馬

賢擊破之質實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戰於臨洮斬千餘級請率種人降自是京州無事質實臨洮縣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秋七月以來歷為車騎將軍○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左雄為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

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寤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集覽史魚死即以尸諫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衛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埋殯於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遄立名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坐論輸左校論

盧昆反議法也斡作於左校左校令掌左工屬將作大匠傳考傳音轉容星守羽林容星只是彗孛變名也天官書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注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常多奸邪故設羽林為軍衛正義曰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辟南天軍也出而不見則天下亂金火水入軍起也其占占視兆問也無令從阿母求請阿倚也阿母順帝乳母宋娥也謂不可使張防從宋娥干求請託白璧不可為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揜記聘義篇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後書黃瓊傳皦皦者易汙是也容容多後福前書翟方進傳何持容容之意無忠固意顏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即莊子不擇善惡兩容顏適之意林希逸云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謂之兩容王臣蹇蹇易蹇卦文也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諤喉舌之官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後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注引春秋

合讖圖曰天理在斗中同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古語宋均曰斗為天之舌口王出政教三公主尊宣君命

正誤 傳考今按傳當作株戀切

質實 浮陽漢之縣名為渤海郡治所東漢末廢之故城在河間府滄州東左雄南陽涅陽人

書法 書赦出之多矣未有能起用之者於是書以為僕射又書左雄為尚書帝可謂能從善矣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免官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倀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之譏宜急表之倀曰詔指方怒言必獲譴舉曰明公年踰八十位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國欲以何求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采請從

此辭俍乃表諫帝。從之復故爵土
質實周舉汝南汝陽人

增置緣邊兵屯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脩復障塞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質實朔方郡名注見武帝元朔元年黎陽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班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走之

丁卯二年春二月鮮卑冦遼東郡兵擊破之〇三月旱〇

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爲恭愍皇后

帝母李氏瘞城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感悟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葬恭陵北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討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考異討當作擊西域皆服惟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發諸國兵兩道擊之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元孟乞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書法降之者張朗也書與班勇何朗先期也綱目惡專功故並書之朗不以先期罰而勇反以後期罪漢之無章甚矣

秋七月朔日食○以許敬為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禄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與書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張楷謂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司馬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

于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利澤施于四海功烈格于上下其或禮備意勤而不起則姑内自修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無是數者則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或者恥不能致乃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其可致者乃貪位畏刑之人耳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謹廉仕不苟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

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偽飾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集覽　玄纁易賁卦束帛戔戔注子夏傳云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韻會注玄纁者天地之正色士無正位托位南方火赤與黃為纁不訾之身顏師古曰訾與貲通不訾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正義曰訾量也言貲財富多不可訾量舉逸民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揚側陋書堯典篇明明揚側陋注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蔡氏傳曰側陋謂微賤之人范升之詆毀光武時韓歆欲為左氏春秋立博士范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祖於丘明無因得立難者以太史公名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繆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者三十一事華士少正卯之流范甯王何論曰太公戮華士於齊夫子

誅少正卯於魯孔子家語始誅篇孔子攝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一心逆而險二行僻而堅三言偽而辨四記醜而博五順非而澤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奸人之雄者不可以不除夫太公誅華士皆異世而同誅者故不可赦也

王肅注士之為人虛偽亦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耕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為太公者哉　正誤不訾之身今按此言身命至重不可少去聲量也范升之詆毀今按光武建武五

年范升奏處士周黨等偃蹇驕悍釣質實張揩成都人霸之子采華名等語即此事也集覽誤甚

南陽郡名注見

秦二世三年

以處士楊厚黄瓊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黄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戹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毁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固郃之子也少好學郃為司徒固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集覽 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嶢與磽通音磽堅硬也皦明白也嶢嶢太堅易為玷缺皦皦太白易為緇汙即虞詡所謂白璧不可為也杜甫寄唐

十八使君詩物白諦受玷行高無汙貞鮮者亦引此嶢嶢皦皦以為說魯陽樊君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縣人驅驢負笈笈極入極畔二反負書箱也說文驢上負也猶今人為木牀跨驢背以負載物也古人多言負笈謂自負之

質實　楊厚廣漢新都人黄瓊江夏安陸人魯陽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

戊辰三年春正月地震○夏六月旱○秋九月鮮卑寇漁陽

己巳四年春正月帝冠○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内頗有災異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質實　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雨水○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

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計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許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冬鮮卑寇朔方

庚午 五年夏四月旱蝗○定遠侯班始棄市

始尚帝姑陰城公主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殺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質實 一統志云定遠漢之縣名

屬漢中郡後廢之故城在漢中府西鄉縣治南漢班超封定遠侯即此班始扶風平陵人超之子陰城漢之縣名屬南陽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襄陽府穀城縣北

辛未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

河間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

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質實 伊吾屯名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

書法於是六書伊吾矣

秋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頹敝鞠為蔬園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質實翟酺廣漢雒人

書法書予之也終綱目書立太學七詳光武建武五年

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

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質實一統志云胡廣南郡華容人則六世孫乘氏漢之縣名屬山陽郡東漢末廢之故城在兗州府鉅野縣西南五十里漢梁商受封即此梁商安定烏氏人妹之孫

旱○三月揚州妖賊章河等作亂殺長史○夏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考異按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晉咸寧二年書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唐神龍元年書贈后父玄貞上洛王則此梁字當作后父二字○冬護烏桓校尉耿曄遣烏桓擊鮮卑大獲○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令俗浸彫敝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亭傳責成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戾引高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拜除如流送迎繁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偽之端絕迎送之役損而民各寧其所矣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

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駮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前世以來莫或回革可宜下百官參其同異帝卒用雄奏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陽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惟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袁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集覽　各懷一切　一切苟且也猶言權宜顏師古曰一切權時事非經常也　稅之如豺虎　稅之謂聚歛也春秋鬬丹廷見楚令尹子常歸語其弟曰吾見令尹如

餓豺虎馬項背相望顔師古曰謂前後相顧也亭傳亭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傳謂傳舍轉轉相傳無常人也離毀離與罹同遭也毀榜也長史顔師古曰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寬其負算景帝詔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此亦寬其負算也禮稱彊仕記曲禮四十曰彊而仕諸生試家法受經於其師者謂之諸生後書徐防傳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注謂諸經為業各自名家蔡倫傳注貢父曰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儒林傳令各隨家法注儒生習詩者曰詩家習禮者曰禮家故言各隨家法文吏課牋奏掌文法之吏課試牋表奏章副之端門顔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也副之再往也公府試中再詣殿前覆試顔淵魯人也名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年三十二而亡子奇齊人也字子奇按劉向新序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　正

誤觀政亭傳令按胡三省注郡縣長吏飾亭傳以夸過使客監司亦以是觀政也寛其負算令按李賢曰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寛之

質實　濟陽郡名注見元帝永光四年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潁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一統志云顏淵魯人無縣之子孔門弟子天資明睿聞一知十居十哲之首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歷代累封兗國復聖公首配祀孔子廟庭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賑貧乏邑內大化永嘉沖帝年號

書法　譏也其譏何與廉舉孝而限之年且試家法課牋奏非初意矣下書增為四科甚譏之

閏十二月恭陵百丈廡災

質實　恭陵注見安帝延光三年

癸酉

二年春正月徵郎顗以爲郎中不就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恐有羌寇宜爲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於時三朞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

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復上書薦黄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集覽 台階即泰階也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凡六星六符者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黄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蘇林曰能音台又三台注見武帝元封元年累鍾之奉奉讀與俸同秩祿也左傳釜十為鍾六斛四斗也熒惑出入軒轅熒惑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天官書軒轅黄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也孝經援神契云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正義曰軒轅在七星北主風雨之

神天苑趨參天苑注見安帝永初三年參注見成帝元延三年玉井天官書參下四小星名玉井歲無隔并隔否隔也并頻并也書洪範八庶徵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是已漢成帝時薛宣上疏曰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唐中宗時俞文俊上質實郎顗安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即此丘人

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左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罪刑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惟先帝時

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懽快令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而與聖同爵號懼違本操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俸阿母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商讓還冀封

集覽 造生讒賊廢立造作生事讒譖賊害也王聖嘗譖太子乳母王男及廚監邴吉而殺之又譖太子而廢之

質實 一統志云山陽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襄邑秦之縣名漢屬陳留郡北齊併襄邑入雍丘隋復置襄邑屬宋州唐屬杞州後仍屬宋州宋屬應天府崇寧間建拱州以為東輔大觀中廢拱州後復置金改睢州元因之並以襄邑縣為附郭國朝省入州屬開封府野王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

發明 順帝在儲貳之時橫罹廢黜雖年方沖幼亦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未能由是繼統之初

非無闒宦挾功擅朝然政事無大顛錯者亦其清明之天未甚淟汩爾夫何至是春秋已十有八乃使封爵乳母親尋覆轍備見於綱目之所書何哉蓋帝天資不高浸長浸昏故為聲色嗜慾之所惑便嬖佞倖之所移流而忘返不自知也嗚呼王所非居州君側無子思雖明智之君且不能有立况

順帝

乎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

也帝集覽替言語季氏篇未見顏色而言謂之替又納之注見成帝建始四年替詭行有佩玉之節佩以玉爲之貫以組綬記玉藻篇古之君子必佩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前五行志行步有佩玉之度注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玉鏘鳴焉是爲行步之節度

質實漢陽郡名注見靈帝建寧二年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之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

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

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雖遭凶年不足為憂令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侍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効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

足之量其財用爲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
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
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産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
者必不多矣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
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
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
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
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内必有闕矣上
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
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
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黄尚僕射
黄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雒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
於世而無驕尚之情通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陰陽
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性恬憺不慕當世所居之官
輒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搆姦誣罔收印綬還里舍

集覽 長水司馬百官表長水校尉其屬有司馬

掌長水胡騎顔師古曰長水胡之名開陽城門候雒陽城十二門開陽一門之名也每門置候一人屬城門校尉司啓閉出入初拜便真除官曰拜謂初除便得真命不試守也源流至論曰平帝紀令二百石以上一切論秩如真釋者謂諸官吏初除皆試守滿歲稱職乃為真食全俸賦政賦班政教也詩賦政于外蹉跌蹉千箇反跌徒結反顔師古曰蹉跌足失措貌厭塞厭又音益涉反博雅云伏也事從中下此事自宮中降下作渾天儀渾胡本反蔡氏書傳曰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説不知其狀何如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渾天説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

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次其内曰三辰儀其最在内者曰四遊儀說多具載書傳璿璣玉衡下又宋渾天儀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三年著靈憲著陟慮反紀述也張衡本傳作著靈憲算罔論注云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為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興然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性恬憺恬安憺靜也憺通作惔莊子曰平易則恬惔

質

實 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張衡南陽西鄂人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書法　京師地震綱目不書京師據成帝綏和二年和帝永元七年安帝元初六年延光元年秋二年冬三年秋四年冬順帝永建三年之類地道之變遠近不異也此其再書京師何震坼同月也鑒戒至矣是故代地震坼而趙以亡秦庚午年京師震坼而漢以衰綏和二年綱目地震書京師二順帝以同月震坼書京師是年獻帝以一月再震書京師興平元年皆大異也終綱目舉敦樸二元帝永興元年是年

發明　順帝初年閹宦滿朝然無大變異者時方幼冲天意若有待也至是年已浸長所為日益乖錯故上天譴告以冀其知悟爾綱目上書封爵乳母下書京師地震京師地坼而分注載樸士對策亦首及此天變人言非不明白帝猶恬然不寤彼昏不知尚可與之言乎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

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乘風案之參稱疾廣漢上計掾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參疾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集覽 乘風姓名乘音繩上計掾掾俞絹反官屬也上計注見武帝元光五年令與計偕中傷陰中害人也中竹仲反

正誤 司隸乘風按之今按漢書龐參傳及通鑑本文及別本綱目皆作承風謂承望風指也司隸因龐參為左右所毀故承風按之也如作乘風亦通猶言乘勢謂為姓名則非

質實 廣漢郡名注見

成帝鴻
嘉三年

鮮卑寇馬城質實一統志云馬城古塞名在永平府灤州城南二十里唐置馬城縣於此後廢之契丹割隸灤州金因之元省入義豐縣是後其王鞬死鮮卑抄盜差稀

甲戌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擊破北匈奴獲單于母○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

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起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疏言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古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集覽 露坐不設帷帳而坐也東廂廂序也廡也前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東廂顏師古注正寢東西室皆曰廂言如箱篋之形重膳重疊也膳具食也庖人和味必加

善故曰勝刑德八柄柄猶器之有柄言刑德由天子出非人臣所得預也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見天官圖緯圖讖注見平帝元始四年緯謂七緯也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也九宮易緯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氏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六分以陽出而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起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從中央遊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巽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

起於坎宮始終於離宮也風角顏師古曰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八風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不古之書讖書是也

正誤 刑德八柄今按德猶恩惠也書盤庚以動用非德與動用非罰對言又曰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說者謂用德猶言用賞與此德字義同八柄爵祿予置生五者德也奪廢誅三者刑也

秋七月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校尉馬續擊破之質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漢陽郡名注見靈帝建寧二年

○十一月司徒劉琦司空孔扶免

用周舉之言也

乙亥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考異　提要無以字

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質實張綱犍為武陽人

書法　自書封鄭衆為鄛鄉侯而中官封爵矣於是聽以養子襲爵則德其立已故也私已甚矣書曰初病漢也

發明　開府階誠宜蔭子謂者監何由有兒此唐人李中敏書判之語也而不知其源已始於漢夫以天刑之人非有嗣續可傳之實而順帝乃始聽其以養子襲爵帝之愛厚宦者欲其流澤蕃衍

勤亦至矣具如漢祚浸微浸滅何直書于冊失自見矣

旱○遣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四月以梁商為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遣使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知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集覽

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秋閏八月朔日食○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十二月地震

丙子 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為太尉質實 王龔山陽高平人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黄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横為讒佞所搆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輙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集覽 亟自實亟紀力反疾也自實自首其罪也詣理詣往也理猶言理直也感槩前書郭解傳上顔師古曰感意氣而立節槩也輙引分決分亦[illegible]也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

引決正誤 詣理令按古謂治獄官為大理詣理謂往法司辯對也

以梁冀為河南尹考異 據延熹二年書封皇后兄子鄧康此梁字上漏皇后兄三字

冀嗜酒逸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人殺放而推疑放之怨仇捕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集覽 推疑推音通回反

書法 再書以何殊龔於冀也綱目之別賢不肖嚴矣西漢之世書京兆尹八自黃霸外皆嚴能者也東漢都雒百有餘年河南尹無聞焉於是始書梁冀兄弟微揚秉朱儁幾無人矣終東漢書以為河南尹三因事見者三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集覽貢布貢獻賨布也今永州俗呼貢布為女子布荊州記云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數十升案南蠻傳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謂之賨布　質實武陵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丁丑　二年春以李進為武陵太守討平之考異討當作擊

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夏四月地震○象林蠻反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府雖

擊破反者而蠻勢轉戚集覽象林縣名屬日南郡古越裳國界今南蠻林邑國也直交州南海行三十里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乃馬援所植區憐蠻姓名也區豈俱反或音烏侯反質實象林縣名注見後主延興四年

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至

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集覽法真處士姓名字高卿內外學本傳作內外圖典

地震

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事諫之者龔乃止

十二月還宫

戊寅三年春二月地震金城隴西山崩○夏閏四月地震○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侍御史賈昌為州郡討區憐等歳餘不克帝名百官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兖豫之人逺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逺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日三十

里而究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從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集覽 長沙郡屬荆州今潭州是十三州志有萬里沙

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名長沙任將帥任音壬堪也謂材堪為將帥四府太傅太師司空司徒之府

質實 九真郡名注見後主炎興元年日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益州郡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滇國祝良長沙臨湘人交趾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埶惟大長秋良

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集覽臣生自草茅士貧賤居於草舍茅屋之下故云儀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庶人曰刺草之臣衛鞅因景監以見注見周顯王八年質實一統志云趙宣子晉人即趙盾夙之孫衰之子也為晉世卿制事典辟獄刑行諸晉為常法卒謚曰宣賈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也韓厥晉人景公時為司馬鞌之役大敗能執臣禮於齊君鄢陵之役逐鄭伯不敢逼晉遷新田用其謀卒謚曰獻

冬十月燒當羌那離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十二月朔日食

己卯 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梁商以小黄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冀與交而中常侍張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帝怒收逵等下獄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質實 曹騰沛國譙人

書法 宦者書伏誅始此終綱目宦者書伏誅十 張逵王甫魚朝恩劉希光楊朝汶陳弘志楊復恭劉季述蜀王承休周係延希

三月地震○夏四月馬賢擊那離等斬之○秋八月太

原旱質實 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庚辰 五年春二月地震○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夏五月

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廹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商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

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集覽車紐南匈奴勾龍王名質實美稷縣名注見安帝永初三年陳龜上黨泫氏人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是月晦日食○且凍傅難種羌寇三輔以馬賢為征西將軍討之考異討當作擊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為并涼刺史機等虐刺多所擾發羌遂復反

羌寇武都燒隴關質實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隴關在鳳翔府隴州西七十里有舊故關新故關俱屬故關大寨巡檢司按唐志汧源縣西有安夷關在隴山本大震關大中間防禦使

薛達徙築更名即新舊二關也 疑

○匈奴吾斯立車紐為單于引烏桓羌胡冦邊冬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辛巳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冦三輔燒園陵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䟽曰今數處羌人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人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冦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被裘今賢野次

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至是果敗

集覽 支黨支猶枝也顏師古曰謂其黨與之分散如木之有枝故曰支黨避回回胡內反畏避也前書王溫舒傳即有避回注謂不盡意捕擊盜賊也漏出其後謂脫漏在人之後埋根行首行胡剛反謂行伍也章懷曰埋根言不退也雜遝遝或作沓達合反迨遝也説文雜遝眾多貌高克潰叛高克春秋鄭文公之臣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將兵禦寇於竟眾散而歸高克遂奔陳

質實 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

二月有星孛于營室○武都太守趙沖擊破羣唐羌詔

冲督河西四郡兵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質實

皇甫規安定朝那人

鞏唐羌寇北地○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初商以上巳會賓客讌于雒水酒闌繼以薤露之歌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至是病篤敕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莞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集覽上巳巳象齒反韓詩章句曰鄭俗以三月上巳溱洧兩水之上秉蘭祓除沈約宋書曰魏巳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風俗通曰巳祉也謂邪病巳去祈介祉也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皙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也韻會注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

已已者終已也今俗以有鈎挑者為終已字無鈎挑者為辰已字是蓋未知義也案史記已者言陽氣已盡也釋名云已已也是辰已字不特書作已古亦讀如已矣之已也薤露之歌杜佑通典曰漢高帝時齊王田横自殺其門人不敢哭但隨柩叙哀歌名曰薤露蒿里後代相承使挽逝者歌之呼為挽歌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其辭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地聚歛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見干寶搜神記飯含飯父逺反含舊作唅並戶暗反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含以具士飯以珠含以具鄭玄曰含玉為壁制其分寸大小不聞案文公家禮執事者陳飯含之具沐浴乃飯含注云以卓子陳于堂前西壁下南上錢三實于小箱米二升以新水淅令精實于盌主人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腰之右盥手執箱以入侍

者一人捧匙于米盛執以從置于尸西主人以匙抄米實尸口之右並實一錢又於左於中亦如之質

實 雒水雒與洛同注見光武建武三年

書法 大將軍自岑彭後未有書卒者於是卒梁商賛之也

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集覽 不疑梁冀之弟名 ○以

周舉為諫議大夫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諸羌寇武威質實 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 ○是月晦日食

○冬十月徙安定北地郡質實 北地郡注見秦王政三年 ○十一月

遣車騎將軍張喬屯三輔○徙荆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荆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質實荆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壬午 漢安元年秋八月吾斯等復反集覽吾斯南匈奴王名○遣

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他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暠疾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集覽 墨綬輿服志曰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 質實 杜喬林慮人欒巴魏郡內黃人种暠河南洛陽人

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質實 將作大匠官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座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横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

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集覽　血嗣俱絕嗣絕則無血食之祀矣喘息須臾喘疾息也須臾不久貌猶苟

延殘喘少延視息之義面縛索隱曰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私賦民錢市衣賦歛也本傳賦錢五百為父市單衣

質實

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犍為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蘇章扶風平陵人

吳祐陳留長垣人

冬罕羌降罷張喬軍屯

癸未

二年夏四月以趙冲為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之○地震

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吾斯殺之○地震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

書法　於是京州自九月至十一月地一百八十震民死甚衆綱目書地震未有數於此者矣

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黄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書法　書增為四科何譏也前有試家法課牋奏二科矣今復增孝悌從政為四孝悌居四科之一則孝廉二字皆虚名也書甚譏之

甲申　建康元年春趙冲討羌戰没　考異　此誤書討與討西羌同

冲追叛羌遇伏戰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亦衰耗

夏四月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烏桓悉降○立皇子炳為太子考異提要作立子炳為皇太子按尊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為皇太子非正統者去皇號注云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則此皇字疑誤合從提要

太子居永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集覽監其家監護太子之家也從中從宮中出迎質實种暠雒陽人

書法漢自是五世無書立太子者非無子則不早建者也

秋八月揚徐群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質實馮緄巴郡宕渠人○帝崩太子炳即位年二歲

書法賀善贊曰順帝之篇首書改葬楊震繼書朝太后又書赦虞詡左雄書郤貢珠書起太學書誅張逵書擢周舉皆可紀者也帝亦後來之賢主歟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太尉録尚書事○九月葬憲陵質實一統志云憲陵在河南府城東北○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集覽 度元元度通作渡濟也元元注見元帝初元三年

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冬十月交趾蠻夷復反刺史夏方降之○九江盜馬勉稱帝於當塗質實 一統志云

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當塗漢之縣名屬九江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鳳陽府懐遠縣東南八里塗山北麓下即古塗山氏之國漢武帝封魏不害為當塗侯即此

〇羣盜發憲陵

書法　於是葬無幾時耳綱目書陵寢之變七未有亟於此者矣詳漢初乙未年

發明　東漢之亡人皆咎桓靈之不君而不知滅亡之兆已著於安順之時今觀綱目所書如寵信宦者任用羣小崇奬外戚所以稔亡漢之禍者實在於此故夫日食地震山崩雨雹寇盜災異史不絶書二君既不之悟於是安帝終於南遊而綱目書帝崩于葉矣順帝甫成葬禮而綱目書盜發憲陵矣夫以二君不善之積而未即滅亡者祖宗德澤在人未泯天意未遽絶之耳然咎證之形亦不可掩故於其終事見之綱目據事直書而天理自明所以戒後世人君不可得罪於天人其顯然

之應若此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乙酉　孝沖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王沙丘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集覽　沙丘之謀秦始皇崩於沙丘趙高秘不發喪詐以始皇命殺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是為二世北鄉之事安帝崩立北鄉侯北鄉侯懿閻顯秘不發喪閉宮屯兵自守而更徵諸王子鄉去聲

正誤　北鄉之事今按鄉如字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

后迎纘入即位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集覽 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鄧閻之利幼弱鄧騭立殤帝誕育百餘日而即位不一歲而崩閻顯立北鄉侯其年薨

書法 纘蒜並徵一迎一罷宜矣故史稱蒜罷歸國此其書罷蒜何誅意也於是梁冀憚蒜嚴重遣衆罷之書曰罷蒜若曰其迎其罷冀皆有意云耳漢世書迎立者十君昌邑書霍光承皇后詔宣帝書光奏太后公也此冀私也亦書白太后何太后梁氏女書白太后交責之也美惡不嫌同辭 下

書白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義同

發明置君大事也必廣謀從衆然後皇極神器得所付託今清河渤海同至京師公卿既皆歸心於蒜而冀乃貪立幼稺違衆獨行是九五大寶乃私門之物爾書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即位罷蒜歸國則冀一時勢燄可畏若此其狠愎自用直情徑行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漢朝公卿尚可與之比肩並列乎

葬懷陵質實一統志云懷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太后委政李固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而梁冀尤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

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
自隆支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集覽 賦發賦歛徵發也康
陵制度康陵殤帝陵墓也以百姓苦役方中秘藏
及諸工作並減十之九飛章注見桓帝延熹八年

廣陵張嬰據郡反

嬰既降至是復反

二月叛羌皆降隴右復平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盜牢稟貸賂
左右不恤軍事白骨相望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
叛羌離湳狐奴等五萬餘
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集覽 牢稟稟筆錦反賜穀也案西域傳須諸國
稟食注稟給也讀與廩同音力稔反前書音義曰牢
稟食也古者名稟牢離湳狐奴羌種名湳乃感反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擊馬勉范容等斬之質實滕撫北海劇人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都尉助馮緄討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撫等破斬馬勉范容等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

詔康陵在恭陵上

詔曰殤帝即位踰年安帝承襲統業而前世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失其次序令其正之

冬十一月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進擊張嬰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平考異按范容馬勉張嬰華孟書盜書反皆當書討書誅此誤書擊書斬

質實一統志云歷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漢初屬淮南國後仍屬九江郡東漢為揚州刺史治所三國屬

吳為重鎮晉屬淮南郡東晉分置歷陽郡劉宋兼置南豫州治歷陽梁末屬東魏北齊置和州領歷陽齊江二郡後周改齊江曰烏江隋罷郡復置和州治歷陽縣大業初改歷陽郡唐初為和州天寶初又為歷陽郡乾元初復為和州五代時屬南唐後屬後周宋隸淮南西道元陞和州路後為和州隸廬州路領歷陽含山烏江三縣國朝初省歷陽烏江二縣入和州後又改為歷陽縣仍隸廬州尋復為和州直隸京師

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後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遂卒於家

丙戌

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齡臨冀之穎第此跋遂為而不

海水溢

書法 書海溢始此終綱目書海溢六是年桓帝永康元年靈帝建寧四年梁庚子年唐高宗顯慶元年總章二年

○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煑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煑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

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蒜不為禮由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冀欲立之騰又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從横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大將軍掾朱穆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集覽跋扈猶言彊梁

也顔師古曰扈竹籬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作竹籬倏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詩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疏云凶横自恣陵人之貌推舉推川雖反窮詰也舉案劾也蠡吾正義曰中山國邑前書屬涿郡或云在高陽國屬冀州今蠡州是也蠡吾故城在焉　質實一統志云蠡吾漢之縣名屬涿郡北齊省入博野縣隋初屬高陽郡唐初屬瀛州武德中置蠡州宋置永寧軍金改為寧州後仍改蠡州元仍舊國朝降州為縣改屬保定府

書法　迎立大策也書弑帝矣即書蠡吾侯志入即位可也策免大臣常事耳其必先書固何此特筆也終綱目一而已矣固不去則蠡吾之立特未定也況固方推舉侍醫此罪人所甚懼者宜其汲汲於去之故安漢公之弑帝也不書進毒而此則書之所以著免固之由也是故質帝之世先書

策免太尉固而後蠡吾侯可以立陳文之殂先書始與王伏誅而後太子叔實可以立一先一後綱目之意微矣終綱目弒書進毒四梁冀胡太后大丞相泰冢宰護○冲帝之立書太后臨朝矣質帝既立太后猶臨朝可知也不書至是則書之而稱猶何也質帝立年八歲太后臨朝無足議也蠡吾於是年十五矣以為可已而不已也故書猶以譏之是故安帝立年十三而太后猶臨朝則書猶殤帝元平元年桓帝立年十五而太后猶臨朝則書猶是年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終綱目書猶臨朝二而已

發明　無元后則王莽不得以篡國無章德則竇憲不得以亂朝梁冀之惡固天地之所不容然非太后主之於內則亦未必能至此極方是之時質帝年雖幼穉乃能促名大臣言其所食之物是

其心中了了明知進毒之禍而漢朝諸人不能推求進膳之人考核致疾之由必期得賊而後已方且聯書示戒聽命於賊果何為者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國為無人以冀之凶悖固未易以討殺然使力不能勝則聲其罪於天下死之可也去之可也烏有大行晏駕明知鴆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太后雖未必與聞乎弑然身為罪人之主何以自解綱目於梁冀之事一則曰白太后二則曰白太后至於蠡吾既立之後又書太后猶臨朝太后雖欲自免其可得乎

秋七月葬靜陵質實一統志云靜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冬十月尊母匽

氏為博園貴人集覽匽氏匽音偃史記匽姓咎繇之後

丁亥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春秋之法嗣君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則謂之與聞乎弑是時桓帝受國賊冀之手不能致討故天變見焉日食正旦於嗣服紀元之初是人君即位其始已不正矣綱目書此雖不言其理而理固在其中天命不僭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三月黄龍見譙○夏四月地震○六月以杜喬為太尉

自李固之廢内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集覽側足而立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恐懼而傾側立不安也回撓曲屈也撓音女教反劉向守正不撓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集覽 豈伊猶言豈但 豈止

書法 書迎立君多矣未有書論定策功者書定策功何譏也桓不討賊而以為之功是與閻孚弒矣書交譏之梁冀子弟與宦者並書賤之甚矣是故苟可賤也宋揚四子與江京並書梁冀子弟

與劉廣並書綱目書益封戶五成帝綏和二年河間王良是年梁冀齊甲子年豫章王疑唐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主玄宗二十三年咸宜公主未有多於梁冀者也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其姦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仲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為贓罪不用由是日忤冀

集覽舊典依惠帝納后故事黃金一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此舊典也汜宮汜或作汎並符咸反皇甫謐曰本生凡氏因遭秦亂避地汜水故改姓爲汜水之汜在去聲當音孚梵反

質實永昌郡名注見

章帝建初二年衷牢國

書法東漢之策書立貴人某氏為皇后恒辭也此書立皇后梁氏何后太后女弟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所以異其事也兩漢立后異其文者五詳惠帝四年皆有故者也

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暠殺之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鐵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其終為已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

爭之不從從事中郎馬融為作章表祐謂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慙長歎流涕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吳祐亦自免歸卒於家

集覽 左悺即左回天也悺本悹字章懷曰說文悹憂也或作心旁音工喚反今相傳悺音綰尉氏地理志陳留有尉氏縣貫械貫穿也械桎梏也王調先自以三木

貫其項及手足而待罪要鐵鑕要與腰通以要負鐵鑕示有必死之罪鐵鑕注見秦二世三年通訴通同也臨命臨將命終也令有敕臨令臨並去聲不許臨哭陳留注見章帝建初元年著故亦幘著陟畧反故赤幘者舊所被服也顏師古曰武士常赤幘以成其威也幘注見帝玄更始元年夏門洛陽城門名

質實 一統志云尉氏漢之縣名本春秋鄭大夫尉氏之邑也漢屬陳留郡晉及後魏俱因之北齊省隋復置屬許州後屬潁川郡唐屬洧州後屬汴州宋屬開封府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開封府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馬融扶風茂陵人董班宛人

書法 於是劉文謀立蒜則曷為不書蒜宜立者也書之則疑於燕王旦且微此舉蒜其得免乎

書曰貶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罪太后也

發明 李固杜喬之死人皆冤之二君誠忠於漢者然冀負弑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於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於此皆不書其故官者哀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戊子 二年春正月帝冠○三月白馬羌寇廣漢質實 白馬羌注見梁孝元帝承聖元年廣漢郡名注見成帝鴻嘉三年 ○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改清河為甘陵質實 清河縣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甘陵縣名注同上年 梁冀惡清河名乃改焉

秋大水

己丑 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大

水○九月地再震山崩

書法　元帝之篇書正月地震七月復震矣此其并書再震何同月也一歲再震異矣一月再震甚大異也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十歲再震十二而一月再震則二而已是年獻帝興平元年

○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亢惟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

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皁白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集覽高陽

里以昔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凱故更名其里曰高陽以旌表之為其御為去聲為李膺御車也乞從外署求還於府之外僉署以示非太守之過太丘縣名屬沛國行部行下孟反巡視也至所部之縣有所案察也沛相沛國之相也弟何太無皁白無皁白謂不區别是非也鍾瑾本傳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國武子好招人過招音翹舉也國姓也名佐字武子春秋齊大夫好盡言以招人過失左傳成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鮑牽見之以告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以告孟子孟子訴於靈公而刖鮑牽明年殺國佐于內宮案聲孟子靈公夫人也以致怨惡惡如字讀鍾瑾本傳作以致怨本爾道為貴爾與通字通近也

正誤

爾道為貴今按爾猶汝也鍾皓指謂兄子瑾以其所行為貴也

質實

荀淑潁川潁陰人朗陵國名注見明帝永平四年潁陰縣名注見文帝二

年一統志云高陽里在開封府許州城內漢荀淑所居里舊名西豪頛陰令苑康以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改其里曰高陽太丘春秋時地名屬芒縣秦因之西漢析為芒大丘二縣東漢改芒曰臨睢大丘曰太丘三國魏二縣俱廢晋為譙郡蘄縣地隋始置永城縣屬譙州後廢唐復置屬亳州宋仍舊元屬歸德路

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書法卒前官錄賢也綱目卒前官六詳安帝元初二年

庚寅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書法前書猶臨朝譏也此書歸政其美之歟亦譏也其譏何太后於是三臨朝矣正月歸政二月而崩蓋精神血氣其自知也審矣其與終其身者幾希是故上書歸政繼書崩所以深譏之也終

綱目書太后臨朝御殿稱詔者二十二書歸政者四是年梁太后晉穆帝升平元年褚太后孝武帝太元元年褚太后唐中宗嗣聖三年武太后皆久臨朝者也惟晉褚氏無譏焉

○三月帝還北宮○葬順烈皇后○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為襄城君質實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

壽善為妖態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出入壽所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起兎苑亘數十里移檄調生兎刻毛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

時易牢守非其人者減省地宅園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奏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奸之利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爲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蕃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質實　樂安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　修武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二年

書法　凡書婦爵皆譏也終綱目婦人以封爵見者十有二詳呂氏丁巳年惟冼氏無譏焉

夏五月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秋七月梓潼山崩

質實　一統志云梓潼漢之縣名廣漢郡治此蜀漢置梓潼郡西魏改爲潼川郡移縣於郡南三十里改安

壽縣隋廢郡移縣於舊治改名梓潼屬普安郡唐屬劒州宋元俱仍舊國朝因之屬保寧府

辛卯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劒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勑羽林虎賁奪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冀疾之轉為光祿勲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貪濁髡笞徙朔方

質

實張陵成都人楷之子

書法 非日食不書晦朔此其書朔何罪冀也曷為罪之春王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徑入無人臣禮罪孰大焉故罪未有書所劾者特舉尚書張陵嘉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直書譏之是故書十二月晦所以見武帝殺竇嬰之忍書正月朔所以見桓帝罰梁冀之寬一字之筆削嚴矣

發明 冀身負大逆而張陵以帶劍劾之舍其邱山之惡而論其毫芒之罪惟漢朝諸人不能早致其辨是以至此極耳詔以俸贖特書于册參譏之也

夏四月帝徵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考證 至當改作幸○謹按凡例曰凡官府第宅曰幸後做此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况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宫璽綬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

正誤 任章之謀今按宣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子章亡命居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入欲為逆發覺伏誅也

書法 是日者何著天應之捷也是故哀帝用丁傅而是日日食桓帝為微行而是日大風拔樹晝昏隋文立晋王廣而是日天下地震綱目皆揭而書之所以著天顯為世戒也終綱目變異揭書是日者三而已

發明　桓帝微行無異於孝武孝成也然天變何為不見於彼而見於此得非梁氏弑逆帝不能討而與之為私是以天怒若此用見逆黨固天誅所不赦也大風晝昏特書是日其所以昭示天意誅討亂賊豈不明哉噫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質實　任城國名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梁國注見周赧王四年　○北匈奴寇伊吾○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

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寛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馬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

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鞠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集覽以獨行舉獨行言守正而不依阿於人也史記遊俠傳韓子曰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注行下孟反怏不怏他沒反忽忘也猶豫岐路猶豫不決也

文中子立命篇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回者注路分二曰岐言情之感性如岐之感路未有居岐路之間而不躊躇回顧者莫適所從適音的莫適謂無指的也左傳曰吾誰適從括囊守祿閉慎不言如囊口之括結惟務持守祿位而已易坤卦括囊無咎無譽鬱伊不舒貌垢玩本傳玩作翫注垢惡也補綻記內則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遭時定制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容如靜貌也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如亂秦之餘人心澆漓豈可又治以結繩之政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朱氏附錄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禮書曰干以革為之其背曰瓦戚斧也二者皆兵器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也如高帝被匈奴圍在平城時豈此文舞所能解馭委其轡馬駘其銜駘逹來反銜脫曰駘家語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故善馭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善馭人者一德法正百官焉

四牡詩注牡馬也鄭玄曰四牡天子所乘之駕也皇路大路也拑勒鞬鞴公羊傳注拑音巨炎反以木銜馬口也勒馬轡也鞬音巨展反猶束也鞴車韁也鳴和鸞清節奏説苑曰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和在軾上鸞在衡上近於馬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軛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行太速則不相應太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也周禮保氏教之五馭一曰鳴和鸞山陽仲長統仲長複姓統名也山陽郡高平人山陽故城在懷州脩武西北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西

正誤

怢不自欸令按韻書怢又陀骨切當為怠忽之義政令垢玩令按垢汙壞也玩與翫通狃狎也容如今按李賢曰猶言容如也言其嚴容不散縱容如句絕干戚之舞令按帝舜命禹征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崔寔之意實指此而言之時勢不同也皇路今按李賢曰皇路大路也書云遵王之路路

價實涿郡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書法書舉獨行終綱目一而已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考異提要作增封賜第無四縣以甲四字

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黄瓊獨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絶席集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覽附庸王制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不合不朝會也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公羊傳疏云春秋說庸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名通若畢星之有附耳然

甲第徐堅曰宅一曰第漢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田蚡治宅甲諸第冣侯嬰賜北第第一張放以公主子取皇后弟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梁冀於洛陽城內起甲第

書法殊禮有三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其一也梁冀會稽王昱蕭道成唐王淵六佾軒縣黃鉞朝車其一也齊王攸位在諸侯王上其一也大司馬溫此其曰殊禮何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謁不名也蕭何書賜而備書之至冀則書加而止謂之殊禮器之也入朝不趨器稱殊禮綱目凡

四書惟冀及會稽王昱書加若蕭道成唐主淵書自則自加而已矣

壬辰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寘王建于寘攻敬殺之

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會敬代為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寘事敬貪立功名前到于寘設供請建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獨成國主簿秦牧持刀出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斬之而自立為王國人殺之馬達聞之欲擊于寘帝不聽以宋亮代達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僰時輸僰已死乃斷死人頭送敦煌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 集覽 于寘注見武帝

元狩元年拘彌西域國在于窴東三百里拘亦作拘續漢書寧彌國王本名拘彌前書作杅彌史炤曰杅音烏創中創讀與瘡同翰㪇將之名㪇音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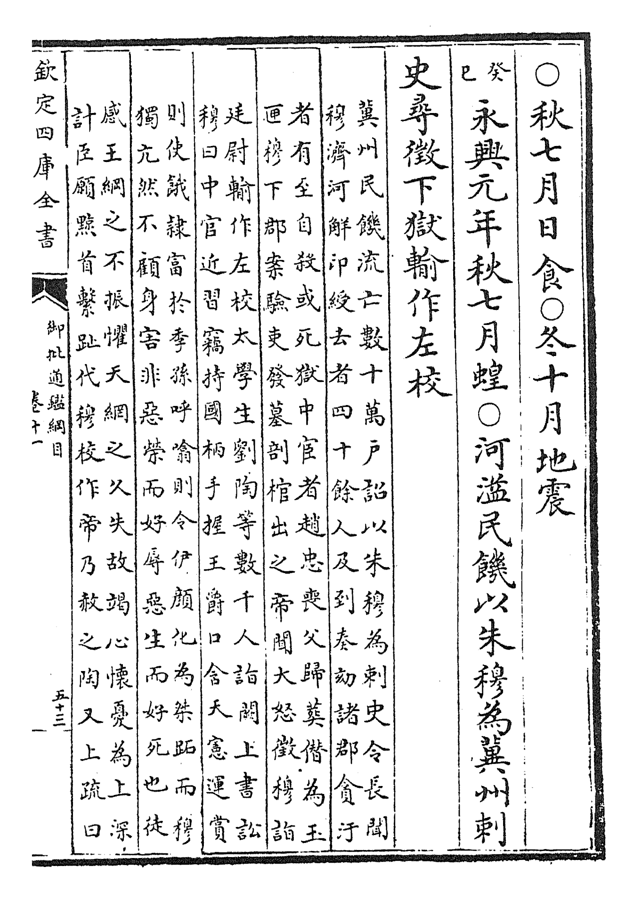
地震○夏四月孝崇皇后匽氏崩考異按和平元年書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此條皇字當削

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斂送制度比恭懐皇后

五月葬博陵質實一統志云博陵漢桓帝父蠡吾侯翼之墓也在河間府蠡縣東二里

書法后葬不地此其書地何尊藩妾以后禮非常也故地凡后葬書地皆譏也終綱目后葬書

地七詳宣帝本始三年



○秋七月日食○冬十月地震

癸巳 永興元年秋七月蝗○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戸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顔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上疏曰

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
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
於飢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天
之怨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
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
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
絶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集覽

季孫語先進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與吸通伊顔伊謂伊尹顔謂顔回桀跖桀
夏之末帝號即履癸也跖通作蹠柳下恵之弟秦時
大盜也黥首鑿趾黥音琴墨刑也高誘曰鑿其額而
涅以墨曰黥鑿結縛也趾足也鳴條之事書湯誓伊
尹相湯伐桀戰於鳴條之野注鳴條地名在安邑之
西也安邑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檀車之聲詩小
雅杕杜檀車幝幝征夫不遠注檀車役車也説文云
幝幝車敝貌幝尺善反又敕丹反刑隸刑餘之人謂

宦官也隷謂皂隷也窀穸左傳襄十三年惟是窀穸之事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長夜謂葬埋也窀張倫反又徒門反穸音夕

質實 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朱穆南陽宛人暉之孫暉作左校注見安帝永初二年劉陶頴川頴陰人一統志云鳴條岡名在平陽府安邑縣北二十里即湯與桀戰處境接夏縣季孫氏魯大夫莊公庶弟季友之後是為三桓之一世執國命者也

甲午 **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書法 自安帝建安元年書復斷大臣行三年喪至是三十有四年矣復書聽行而止於刺史二千石惜哉

○地震○夏蝗○東海朐山崩

集覽 朐山今海州朐山縣應劭曰臨朐山

有伯氏駢邑在東莞臨朐縣朐權俱反

質實 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郯朐山一統志云在淮安府海州城南四里上有雙峯如削俗呼馬耳峯傍有龍潭水極清洌秦始皇東巡至朐山界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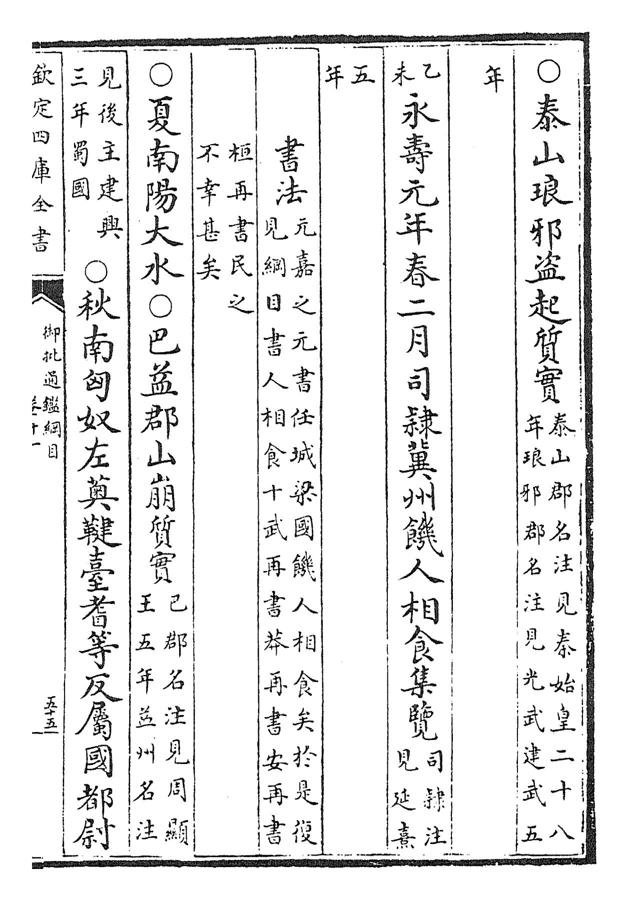
○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書法 乳母封君自王聖始未侯其子也馬惠子侯桓爵之濫甚矣特書乳母子深譏之

○秋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

質實 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函谷關注見陳文帝天嘉六年

書法 書遂至何遠也凡書獵譏也桓為何時遊田自恣且有遂事書甚譏之自是再書校獵廣成亦再書遂延熹元年六年終綱目書獵十三桓居其三而皆有遂事桓亦不知節甚矣



○泰山琅邪盜起質實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乙未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集覽司隸注見延熹五年

書法元嘉之元書任城梁國饑人相食矣於是復見綱目書人相食十武再書恭再書安再書桓再書民之不幸甚矣

○夏南陽大水○巴益郡山崩質實巴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年益州名注見後主建興三年蜀國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

張奐擊破降之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惟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集覽 左薁鞬臺耆左薁鞬匈奴王號臺耆名也薁與六反鞬居言反龜茲縣龜茲音丘慈上郡屬縣名顏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縣金鐻史炤通鑑釋文曰郭璞注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食器名也但未詳其形制

質實 張奐敦煌酒泉人惇之子

丙申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質實 蜀郡注見後主建興三年 ○秋

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畧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立庭於彈汗山去高柳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質實 高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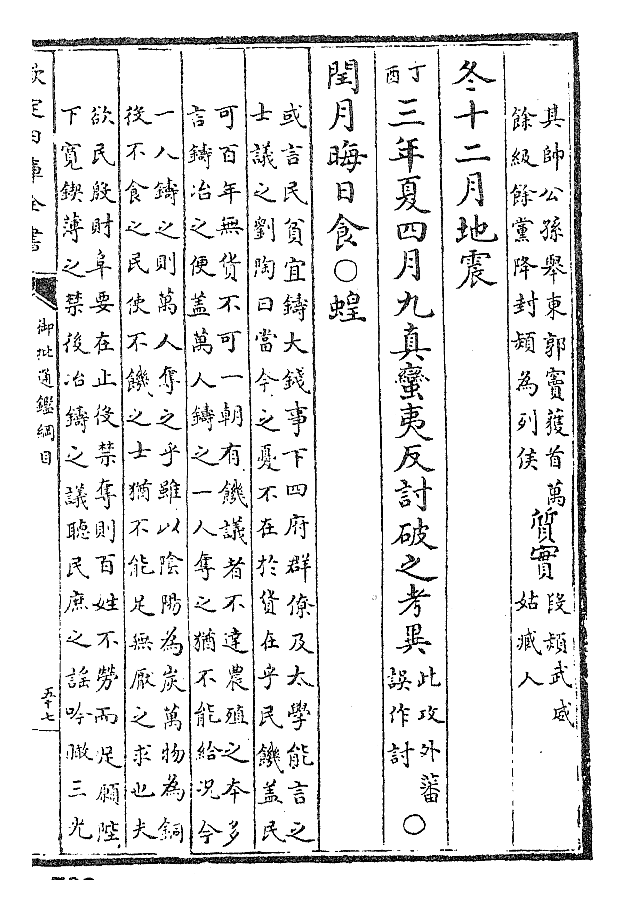
以韓韶為嬴長

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兖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

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頻川四長 **集覽** 治劇竭戟反艱也尤甚也本傳作理劇羸長泰山郡羸縣之令長羸音盈字或作羸 **質實** 韓韶長社人羸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泰山郡唐屬東泰州後省入博城縣故城在濟南府泰安州界 **書法** 邑長耳何以書錄賢也綱目書長四岑彭虞詡韓韶陳寔皆錄賢也

遣中郎將段熲擊泰山琅邪羣盜平之 **考異** 此當書討誤作擊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偽退設伏虜反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至是詔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二郡賊大破之斬



其帥公孫舉東郭竇獲首萬餘級餘黨降封熲為列侯【質實】段熲武威姑臧人

冬十二月地震

丁酉 三年夏四月九真蠻夷反討破之【考異】此攻外蕃誤作討○

閏月晦日食○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瞰三光

之文耀天下之心國家大事槩然皆見無有遺慮者矣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投斤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集覽 鍥薄鍥口列反亦薄也史炤通鑑釋文曰鍥刻也投斤遠呼本傳作投斤攘臂登高遠呼注呼去聲謂投棄其斤斧而反叛也

長沙蠻反質實 長沙郡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戊戌 延熹元年夏五月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於獄中帝由是怨冀

蝗○大雩集覽 大雩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注陽氣盛而常旱山

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傍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左傳曰龍見而雩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公羊傳注何休曰雩者旱祭請雨之名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以春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尫以其舞雩不得雨也穀梁傳楊士勛疏曰賈逵云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左氏說不為旱者亦稱大雩則雩稱大者或如賈言也名之為雩者鄭玄云雩之言吁也吁嗟以求雨服虔杜預以為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未知二說孰當范言夫為大旱以六事謝過或恐如何說舞而呼雩理恐不然

書法 書大雩始此終綱目書大雩二 是年靈帝延平五年

○秋七月太尉黄瓊免考異 提要無黄字 ○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質實 廣成苑名注見延熹六年 ○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除幷涼一年租賦

龜臨行上䟽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殁軀體無所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沓人强悍因衰緣隙而將帥不忠聚姦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守去斥姦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幷涼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

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侯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龜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 **集覽** 鷹揚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呂望佐武王伐紂如鷹之飛揚租吏句絕吏謂卒吏錢也漢律吏有三品曰卒吏曰踐吏曰過吏注見景帝三年卒踐吏侯望漢制每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謂之侯城伺望烽燧經用經常也 **質實** 三辰不軌張九齡曰三辰即三光謂日月星也軌法度也并涼二州名注見安帝永寧元年

以張奐為北中郎將

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集覽** 講誦自若本傳作與弟子講論自若屠各匈奴別種名非人名也即漢武

時金日磾父休屠王之裔本傳作休屠名注休音朽屠直於反

徵陳龜還龜不食而卒

梁冀與陳龜素有隙徵還代之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請誅之不省遂不食而死

書法 終綱目不食而卒三龔勝陳寵辛謐皆節士也

以种暠為度遼將軍

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驚

質實 燧燧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候望注同上年

己亥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質實 鴈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蜀

郡夷冠蠶陵質實蠶陵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蜀郡郡古之氐羌地晉屬汶山郡後周置翼針郡及縣隋初郡廢以縣屬會州大業初屬汶山郡唐武德初始置翼州天寶間改臨翼郡乾元初復為翼州領衛山翼水峨和三縣五代至宋元皆為羌人所據不置州縣本朝初平定西羌以古翼州置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直隷四川指揮使司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書法安帝嘗書聽大臣行三年喪矣六年而書復斷桓帝亦書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矣至是亦六年耳又以復斷書豈古禮之難復哉人心之不肖可悲矣故綱目悉書之

○夏大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后恃姊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踈之憂恚而崩

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書法　后葬不地此其書懿陵何不以合葬也故地凡后葬書地非宜合而不合則不宜合而合者也否則不宜陵而陵者也終綱目后葬書地七詳宣帝今始三年皆譏也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蠧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

自待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譖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諷冀怒琦曰管仲樂閻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己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超左悺與梁氏有隙徐璜具瑗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悺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惲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惲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劒戟士合

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少長皆棄市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集覽 上第上等第一高者乘輿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乘去聲書過之吏負父曰吏當作史馬鹿易形秦二世三年趙高謂鹿為馬吏適猶言改嫁也爾雅釋詁曰如適之嫁注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適猶女出為嫁也唐衡即唐兩墮注見後左悺即左回天也觧見建和元年徐璜即徐臥虎注見後具瑗即具獨坐注見後都侯漢官儀曰左右都候各一人主劒戟士及天子有所收考斥賣斥棄也不用也謂不用而賣之以充王府用用字當屬下句

用因也因是除減天下税租之半

赦王十七年

准琦安平人

正誤 以先王府用今按當屬上句 **質實** 宛縣名注見周

書法 於是園冀第冀自殺書伏誅正其罪也凡上書事下書官官其事也上書事下書罪罪其事也冀書伏誅廣等書以罪免其為梁氏之黨明矣三公皆黨梁氏漢之不危幸哉

發明 梁冀之死滅帝特以恣横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未有易然者迨其相斃無復顧慮漢朝諸人盍亦申告于朝糾舉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殘其身汙瀦其宮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暇也是以綱目書伏誅而不去其官僅與竇憲同科而不與莽卓比者譏漢人之失賊也下書胡廣等皆以罪免則舉朝阿附逆賊之

罪尤曉然矣嗚呼誅逆臣必治其黨急於討賊則以失賊為貶而書法若此為逆者豈有容足之地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考異一本等誤作者

世謂之五侯集覽五侯唐衡單超左悺徐璜具瑗以誅梁冀功五人同封

以黄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

人尚書責謗所劾猥多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閒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實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質實 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穉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一兩暴乾裹之到冢隧外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醱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

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嘗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肱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閔汝南人安之玄孫也苦身修節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人隱居講授曇頴川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集覽安車車以蒲裹輪行故安也鄭玄曰安車所以養其身體顏師古曰安車坐乘若今之小車方峻端方峻急也舉有道家舉察

舉也有道家謂有道之士負笈注見順帝永建二年冢隧掘地通路以葬謂之隧白茅藉飯藉薦也藉以白茅取其潔也易繫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餟祭酹也史記作餟漢書作腏並行芮反連續而祭也留謁句絶史記漢高本紀給為謁何休云謁謂以札書賀實玄纁注見順帝永建二年姓名若今通刺也豫章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潁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安陽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

發明梁冀雖誅而姦倖充斥此豈可為之時諸賢不至宜矣列敘書之皆予之也

封皇后兄子鄧康官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

弘農掾杜衆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鉅萬侯覽上縑五千匹封髙鄉侯又封小黄門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内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戸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送獄使管覇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為請皆坐免黜管覇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黄瓊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

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黃門與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乃陽毀示忠以要爵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書奏不省

集覽 移副三府以副本上三公之府移注見高帝十一年觧體如四支觧析無所統一也左傳四方諸侯其誰不觧體注言不復肅敬也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者諦也審諦於物也市長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沐茂姓名也上官複姓楚莊王少子為上官邑大夫後因氏馬素事梁冀黃門句絕

質實 高鄉縣名未詳沿革白馬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東郡本春秋時衛之曹邑地隋唐以來為滑州附郭國朝省之故城在大名府滑縣西二里李雲甘陵人露布注見晉恭

帝元熙二年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陜縣

書法皇后兄子何讖私也皇后兄子而與宦者並書賤之甚矣是故苟出於私雖大將軍子弟與宦者並書建和元年雖皇后兄子與宦者並書皆所以賤之也封若而人殺若而人桓之刑賞可知矣令掾具官予直臣也

發明其所封者如彼其所殺者如此則漢事從可知矣何待董卓曹操而後見哉書之于册始以著滅亡之漸爾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

書法超前封侯書宦者以始見也於是再見復書宦者何為車騎惜也以宦者為車騎將軍而

宦者之勢益盛矣宦者為將軍自桓帝始終綱目書宦者為將軍七單超趙忠高力士冉書程元振楊復恭歐陽晃悖義將軍不與焉符承祖將軍過矣司空甚哉劉騰李輔國

發明 超書宦者已見於前而不嫌於重複者惡而甚之且以著車騎之職非其人也

○嬈當羌反校尉段熲擊破之○以陳蕃為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為鄉侯 集覽 上象四七上法二十八宿緯象躔次也鄙諺言鄙賤也諺傳言也猶言俚俗語

以楊秉為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

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贓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羽羽覺之捕繫雒陽匡客令突獄亡走尚書詰秉對曰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種亦以他罪從朔方種倫之曾孫也

集覽 從事衛羽從事刺史屬官職參謀議衛羽其姓名蹤緒蹤跡端緒也坐論作左校注見順帝永建元年

質實 濟陰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兗州刺史張九齡曰漢初所置領陳留東郡山陽濟陰泰山城陽淮陽東平八郡又注見獻帝興平二年朔方郡名注見武帝元朔元年

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黄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晷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故王者賞必酬功爵必甄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邪臣惑君亂妾危主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集覽　客星經帝座客星只是彗孛變名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索隱曰孝經援神契云大角為坐侯宋均云坐帝坐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也占其明盛黄潤則天下大同也龍潛之舊謂桓帝封蠡吾侯時與鄧萬世有舊契也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伊川傳曰初

九陽之徵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對博局戲也杜甫詩相與博塞為歡娛謇謇注見安帝建光元年

質實

處延陳留外黃人漢百官志云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謇諤

庚子

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

絶弟韋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一言加扵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後成卒㡬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集覽六尺之孤幼小之君也羅壁識遺曰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自六尺皆不從征謂幼者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二十也

酒家傭正義曰傭癡容反爲酒家傭力也司馬相如與保傭雜作韋昭曰方言曰保傭謂之南方奴婢賤稱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也

單超卒

賜超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横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

堪命故多為盜賊馬左悺兄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為京兆尹收岐家族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集覽 東園秘器注見哀帝建平四年棺中玉具周禮天子之喪斂用珪璋璧琮璜琥左回天文帝時張公謹論事有回天之力今以喻左悺具獨坐單超傳注謂具瑗驕貴無偶故曰獨坐徐卧虎言徐璜如卧虎之可畏唐兩墮言唐衡持兩端也通鑑考異曰太子賢注漢書墮作隨隨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一本兩作雨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辜較索隱曰較與榷道音角前書辜榷為奸利注榷專也言已自專之他人取者輙自辜罪也宋祁曰辜榷者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皮氏長京兆趙岐趙岐京兆長陵人為皮氏縣之長皮氏注見周顯王四十年北海地志青

州有北海郡案北海禹貢青州也今益都府是安丘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正誤

左回天今按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脩洛陽乾元殿張玄素諫詔即停之魏徵歎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集覽誤以太宗為漢文帝在前故云今以喻左悺不知既非漢文帝亦非張公謹也此但言左悺勢力能回人主之意耳

質實

漢百官志云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丞一人六百石京兆尹注見唐太宗開元十一年北海郡名注見永康元年青州安丘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

超宦者也其卒之何病漢也曷為病之賜贈過制以啟四侯之轉橫以是為帝病故卒之而削其官東漢諸臣卒不書官者三單超馬日磾荀攸皆貶也牧鎮不與焉終綱目宦官書卒三楊復光唐僖宗中和三年張承業五代壬午年皆予之也惟單超削其官為譏焉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羌晨薄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

集覽晨薄薄者迫近之義音博積石山注見唐太宗貞觀九年燒何注見和帝永元十四年

夏五月漢中山崩質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秋七月長沙零陵蠻反質實長沙郡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冬十一月九真餘寇復反以夏方為交趾刺史降之質實九真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張九齡曰交趾刺史漢初所置領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

郡又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方咸惠素著

賊相率降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質實泰山郡名注見

秦始皇二十八年

辛丑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庫火

質實武庫注見景帝二年

書法自建和二年北宮火徙居南宮於是十四年耳南宮又火踰月而武庫又火變豈虛生哉

終綱目書火十二詳安帝建元六年帝凡三書焉

○夏以劉矩為太尉

初矩為雍丘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集覽 雍丘地志陳留有雍丘縣古杞國也正義曰今汴州縣雍或作雝並於用反

質實 一統志云雍丘漢之縣名屬陳留郡後魏屬陽夏郡隋初置杞州大業初以縣屬梁郡唐復置杞州尋廢五代晉始改杞縣漢周至宋仍曰雍丘金復為杞縣元仍其舊本朝因之屬開封府劉矩沛國蕭人

五月有星孛于心

集覽 孛于心孛注見武帝元封元年心注見成帝綏和二年

○雨雹○六月地震○岱山及博尤來山裂

質實 岱山注見昭帝

元鳳三年泰山

書法 岱山何東岳也變至四岳非小變矣書山裂始此終綱目四岳書裂一書崩裂一獻帝初平四年書崩一晉安帝義熈五年皆大變也

○秋七月減百官俸貣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集覽 貣字本作貸音恃從人求物也 正誤 貣王侯半租今按貣當音忒集覽益音特而刊誤為恃也

書法 綱目再書益小吏俸矣宣帝神爵三年成帝綏和二年一書增百官俸矣光武建武二十六年未有書減俸者書減百官俸而國之急亦甚矣終綱目書減俸五是年宋庚寅年宋齊乙亥年魏梁已亥年魏復減戊寅年高齊皆國用不足故也惟魏減冗官之俸庶幾知節者焉齊乙亥年○

西漢之盛也賜天下半租東漢之衰也貣王侯半租未幾而復有斂田畝稅錢之書則剝及下民矣終綱目書貣錢穀二是年唐僖宗乾符五年後唐甲申年貣民以錢不與焉○自秦始書令民納粟拜爵拜者自上賜下之辭未稱買也至武帝書詔民得買爵矣買者自下求上之辭未稱賣也於是書賣則求售於下矣至唐僖宗至強貣其錢而除之官乾符五年謂之何哉

發明王者富有四海四海之財皆已物也而所為若此書之于冊蓋亦見其愚爾

九月以劉寵為司空考異九上漏圜子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集覽 若邪山在會稽山陰縣東南邪余遮反又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吏發求民間徵發取求於百姓為人為去聲人謂每一人也

質實 劉寵牟平人宗室丕之子

冬諸羌復反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羌寇并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且臣窮居孤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戒之

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集覽 湟中注見宣帝元康四年義從注見章帝建初五年稽固謂稽留固滯段頓之軍陸梁猶彊梁也張平子西京賦曰怪獸陸梁又甘泉賦注云陸梁跳也陳后山詩妖狐幻犬陸梁邠雍州之域古西戎地本周公劉所居於詩為豳國唐置邠州今屬開城路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索隱曰豳即邠也扶風美陽縣是岐注見周顯王八年冗官案申屠嘉傳冗官居其中顏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周書宮中之冗食人也徐曰無定所執也一介猶言一介也或曰一介喻至微也清平謂不如撫以清平之政孫吳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邠古西戎之地名後公劉所居為豳國地秦屬內史漢為右扶風北地安定三郡地東漢置新平郡治漆縣後魏置南豳州後廢北豳州遂去南字隋省豳州義寧

初復置新平郡唐初復為豳州尋改邠州天寶初復為新平郡乾元初復為邠州尋陞靜難軍宋屬永興路金屬熙河路元屬鞏昌路後屬陝西行省國朝因之屬西安府

壬寅 五年春三月皇甫規討沈氐羌降之考異討當作擊

沈氐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廵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廿餘萬口皆詣規降 集覽 沈氐注見安帝永寧元年先零注見宣帝永康四年

夏零陵賊入桂陽艾縣賊攻長沙考異盜賊犯城邑當書寇據永初三年書海賊張伯路寇海濱九郡則此書入書攻亦傳誤 質實 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艾縣一統

志云漢初所置屬豫章郡晉宋俱因之隋省入建昌縣故城在建昌府寧縣西一百里龍岡坪春秋時魯哀公

二年吴公子慶忌出居於艾即此

○地震○冬十月武陵蠻反

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走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儆故敢乘閒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殺爽而走徵肅棄市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集覽符守初漢與郡太守為符契以為信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兵符拜家一人為郎除爽家一人為郎官也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考異此誤書討

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

失大臣節有詔功勍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受降十餘萬荊州平定緄推功於奉薦以為司隸校尉 集覽 應奉應姓出南頓本自周武王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應音於陵反 質實 後百官志云漢置司隸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治河南領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東河內河南七郡應奉汝南南頓人

以楊秉為太尉○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半國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讐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

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臨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集覽　文降以文薄虛降非實情也擔石擔通作儋或作甔齊東北海岱之間名甖曰甔也石斗石也蒯通傳守儋石之祿者蘓林曰齊人名小甖為儋受二斛石如今受鮐魚石甖不過一二石耳索隱曰蘇鮮為得之儋音都濫反鮐音胎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儋也又揚雄傳家無儋石之儲韋昭曰儋音若儋戴說文丁甘反就臣就猶言縱若覆軍有五覆芳六反敗也安帝永初二年正

月鄧騭擊鍾羌大敗七月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於平襄大敗元初二年司馬鈞令仲光擊先零羌零昌兵敗並沒順帝永和六年馬賢討西羌敗沒建康元年趙沖討西羌遇伏戰沒寫之權門說文寫置物也增韻注輸也案謂以所資巨億之物緘封完全盡輸之於權要

癸卯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秋武陵蠻復反郡兵討平之馮緄坐免

考異 此誤書討

七月武陵蠻復反宦官素惡馮緄以軍還盜賊復發免之

書法 坐也者不當坐者也連書皇甫規破羌降之繼書論輸左校又書馮緄討諸蠻降之繼書坐免宦官之縱橫甚矣書病漢也

發明 段熲破羌名還下獄皇甫規降羌論輸左校馮緄平蠻尋亦坐免漢朝賞罰如此諸賢雖欲相與戮力其能救乎

冬十月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 考異 提要上作帝 刋本傳誤

質實 廣成一統志云苑名在南陽府汝州西四十里漢明帝所創周迴百餘里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十二月以周景為司空

時宦官方熾任人充塞列位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質實

張九齡曰漢置使匈奴中郎將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

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惟規薦舉前後七上及規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為奐副從之

以段熲為護羌校尉質實

張九齡曰漢置護羌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西羌

西州吏民守闕為段熲訟寃甚衆會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為校尉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内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集覽　漁食言掊克其民若漁獵然姓族謂大姓貴族傳出謂傳詔令其出去

書法 尚書未有書卒者卒朱穆何賢也宦官恣橫穆憤發疽而卒故特書之

甲辰

七年春二月郎鄉侯黄瓊卒

瓊甍謚曰忠四方名士會其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絶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泰

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陳留申屠蟠為漆工鄢陵庾乘為門士泰奇之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遊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

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允隱慝而去允由是廢初允與漢中晉文經恃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問疾郎吏雜坐其門三公辟召輙以訪之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后並以罪廢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令子弟就學賑卹窮寡朞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

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無曰枳棘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嘆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雖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集覽　郎鄉城名在陽翟縣后改為郎縣屬潁川郡郎口浪反為飲食為去聲飲食如字讀下不可得食食音飤得衣衣去聲服之也季偉茅容字介於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者因也言因人以相接見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史記魯仲連傳請為紹介注郭璞曰

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也介不一人故禮云紹介而傳命蒐踞章懐曰夷平也踞大坐蹲也庋置庋舉綺反板為閣以庋物也謂以所餘半雞置之於庋草疏草粗也同飯甫遠反飧也隱不違親顔師古曰介子推之類也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去之介山文公求不得焚山而死韓詩外傳云晉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之乃能行左傳作介之推注介姓推名之語助貞不絶俗顔師古曰柳下惠之類也柳下惠春秋時魯公族姓展名禽字季居柳下而施德惠因以為號或曰名喜字禽仕僖公為士師三黜不去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栖栖不安貌論語何為是栖栖者晦庵曰栖栖依依也李譔齋曰猶皇皇也數允隱悉數上聲計其一二而責之也慝惡也本傳作數允隱慝織惡十五事蒲亭長蒲亭在陳留郡考城縣漢因秦大率十里

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考城縣屬陳留今睢州縣史記漢高功臣表有戴侯索隱曰戴地名音再應劭曰漢章改戴曰考城在故陳留縣鷹鸇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枳棘枳似橘周禮曰橘踰淮北而為枳是也棘小棗叢生者比守比吡至反屋邊聯比也

正誤 隱不違親

今按集覽所引新序韓詩不足為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註曰母子俱隱至死不出所謂不違親也貞不絶俗今按柳下惠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此正不絶俗之事集覽不引為證何也

質實 陳留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一統志云鄢陵春秋鄭邑名鄭伯克段于鄢即此戰國謂之安陵

漢始置鄢陵縣屬潁川郡東魏屬許昌郡北齊省入許昌縣隋改置屬許州唐因之宋屬開封府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開封府濟陰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考城東漢之縣名屬陳留郡晉省後魏置考陽縣北齊又改為城安縣屬濟陰郡隋復為考城縣屬宋州唐置東梁州尋廢以縣屬曹州五代晉漢屬開封府宋屬拱州後仍屬開封金屬曹州又改屬睢州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三月隕石于鄠集覽鄠音戶扶風郡縣古扈國也有滈水灃水出東南皆北過上林苑秦負陽宮在焉質實一統志云鄠古地名今夏時扈國殷為崇國秦為鄠甘亭漢始置鄠縣屬右扶風郡晉屬始平郡後魏屬京兆郡唐宋金元皆仍舊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書法　綱目書隕石十有二舍是無書者矣詳秦始皇三十六年史失之也

○夏五月雨雹○荊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艾縣賊平之

考異　擊當作討

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遂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營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平封右鄉侯

集覽　申令再三號令也秣馬注見光

武建武十二年薨食注同上五年 質實 度尚山陽湖陸人

冬十月帝如章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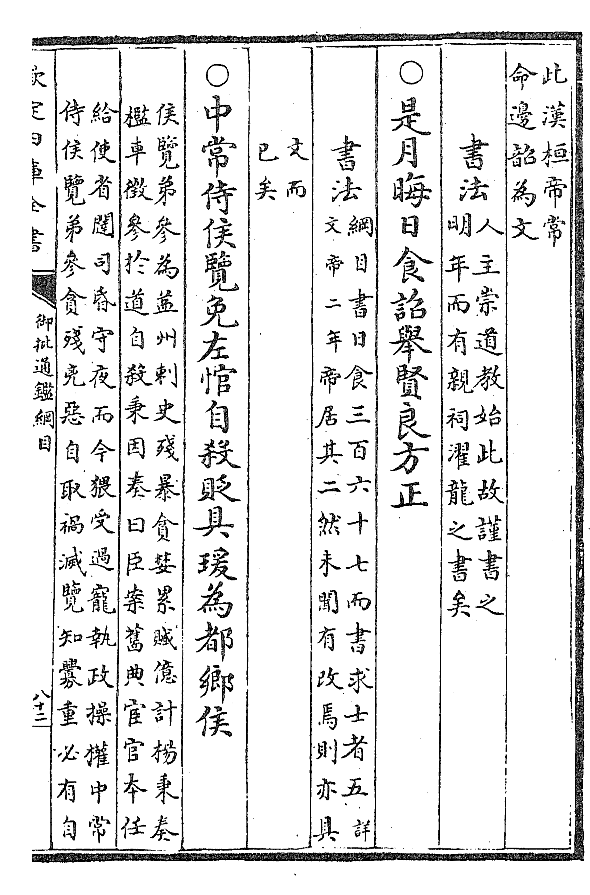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胡騰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干擾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乃止

集覽 司隸校尉注見元帝永光元年都官從事都官中都官也顏師古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太微注見景帝後三年積聚也天官書曰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曰郎位正義曰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座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郎占欲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則吉

所謂郎官上應列宿是也　質實　胡騰耒陽人

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還宮　考異　按巡行例曰還曰帝還宮注云闕無異事則不書帝此句上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下漏帝字

乙巳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　集覽　苦縣史記老子傳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索隱曰地理志苦縣屬淮陽或謂屬陳國誤也苦音怙或音古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晉太康地記苦縣城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厲或作賴厲亦音賴　質實　一統志云苦縣本春秋楚之邑名漢置苦縣屬臨淮郡晉更名谷陽縣隋改仙源縣唐曰真源縣隸亳州宋省之故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七十里老子祠在鳳陽府亳縣乃老子所生之地後人為立祠於



此漢桓帝常命邊韶為文

書法 人主崇道教始此故謹書之明年而有親祠濯龍之書矣

○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

書法 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求士者五詳文帝二年帝居其二然未聞有改焉則亦具文而已矣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具瑗為都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

疑之意臣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贓罪瑗貶都鄉侯

集覽

貪婪注見章帝章和二年　省闥注見武帝後元二年

其開公具對令其開說與楊秉具以回對除君之惡惟力自視此左傳文也僖二十四年寺人披對晉文公曰云云注為君除惡當盡吾力而為之公羊傳定十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即此

質實

都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年

書法

三閭之罪著矣不書以罪何罪不專在三閭也不專罪三閭所以深罪桓帝也自秦皇以

求惑於宦閹者多矣未有黨護之如桓帝者故綱目於桓帝之篇始則書梁冀末則書宦官而已宦官自殺始此書貶始此終綱目宦官書自殺二左悺侯覽書貶二具瑗白志貞書免二石顯侯覽書削官三程元振仇士良李敬寔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書法　鄧后本以憂死則曷為以殺書甚帝也帝多內寵鄧后妒忌恒也而廢送暴室以致其死故甚之綱目書殺廢后自桓帝始終綱目廢后書殺三是年鄧后靈帝光和元年宋后梁庚中年妃乙弗后晉賈氏為臣所廢殺不與焉

詔李膺馮緄劉祐輸作左校

宛陵羊元羣罷北海郡贓汙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

集覽　溷軒廁屋也飛章章表也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飛章無姓名上章者若飛來也顔師古曰不知所從來猶言匿名書固天下良田固必取也

正誤　固天下良田美業今按固如求毋固之固猶强占也晉書刁氏專固山澤為京口之患

質實　宛陵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劉祐中山安國人

書法　書論輸多矣未有書詔者書詔何未具獄之辭也以見黨護閹宦憎惡正人皆出於帝意

也綱目書詔輸作

二李膺等劉猛

詔壞諸淫祀

特留洛陽王渙質實一統志云王渙郪人桓帝時累密縣卓茂二祠官洛陽令為政得寬猛之宜及卒百姓追思為之立祠卓茂宛人王莽時為密令教化大行光武即位徵為太傅及卒詔立祠祀之

夏五月太尉秉卒以劉瑜為議郎

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乃至上書言中官不當裂土傳爵嬖女充食傷生費國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考事公行賕賂民愁鬱結去入賊黨官輒誅討貧民或賣首級要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陛下又好微行近習之家賓客市買因此暴縱

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覽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矣詔問災咎之證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對愈切拜為議郎

集覽　依違其辭依違兩可無所操决也周公世家叙傳曰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是已

質實　劉瑜廣陵人

書法　秉不書姓缺也綱目兩漢諸臣卒不書姓者恒稱也秉清白忠貞有大臣節不當止從恒稱故知其缺也

桂陽賊攻零陵度尚擊斬之

考異　此攻字亦當作寇擊字亦當作討

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掾史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輙於內因地勢反

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詔以為中郎將討擊斬之復以尚為荆州刺史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荆州尚懼為已負乃偽言蒼梧賊入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會赦磐不肯出曰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以苟免永受侵辱乃徵尚西對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原之

集覽 引機發之引開弓也主發謂之機吳越春秋橫弓著臂施機設樞注釋名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

質實 陳球下邳人

段熲擊西羌破之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斬首二萬獲數萬人降萬餘落封都鄉侯

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

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不許暢龔之子也嘗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愍愍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集覽 弛刑徒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六年

質實 王暢山陽高平人李膺潁川襄城人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論語之文

八月初歛田畝稅錢

書法 初者何志始也綱目重取民每譏書之是故高帝為算賦則書初武帝榷酒酤則書初桓

帝斂田畝税錢則書初晉孝武增民税米則書初唐定租庸調則書初德宗作兩税則書始行間架陌錢則書初税茶則書初皆謹其始取民也詳漢初戊戌年

○九月地震○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為后時竇融之玄孫武有女亦為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為特進封槐里侯

質實 槐里縣名注見元帝永光元年竇武平陵人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䟽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

脊立政之要記功忘失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令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讓曰女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集覽 均吉甫之功言馮緄之功與吉甫之功同也詩六月篇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注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箋云吉甫此時大

將也不吐茹之節詩烝民篇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箋云柔猶濡毳剛堅彊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強弱維仲山甫則不然遺愛度遼愛惠也永壽二年李膺為度遼將軍到邊羌胡即畏服膺以先所掠男女悉送還之三垂蠢動三垂三方邊垂也杜預曰垂是遠外之名蔡氏書傳曰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合杜夾壁也誅少正卯注見順帝永建二年風裁風者雷厲風飛之謂裁才代反能鑒別也質實野王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六年尹吉甫江陽人周宣王時為大將北伐玁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仲山甫周宣王之臣尹吉甫作詩美之

以劉寬為尚書令質實劉寬華陰人司徒崎之子

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

宮闈之中可供使令足矣何須若是之多耶每見史冊所載後宮之繁輒為之惻然人情不甚相遠顧忍出於此誠所不解本朝家法務崇儉約至於掖庭用人最簡較諸歷代僅百分之一

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丙午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昬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切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複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集覽 時亦罔或克壽書無逸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注殷自中宗高宗祖

甲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無能壽考者

正誤 截趾適屨孰云其愚集覽無注○今按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皆所引之辭適猶稱也就也言屨小而截趾以就之猶未足為愚何如貪逐淫欲以喪其軀之人其愚尤甚於截趾也

質實 趙典成都人戒之子荀爽潁川潁陰人

司隸豫州饑 集覽應劭曰漢置司隸治河南豫州治譙

死者十四五

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

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

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集覽數上病數頻也上病猶言稱病漢書謝病是也威明欲避第仕塗威明皇甫規字也謂規意欲退歸第宅避仕官之塗

夏四月河水清

書法清於桓世其為不祥也審矣綱目書河清二皆亂季也自漢桓延熹九年至髙齊壬午年年近四百年爾則千年一清之說亦不足信矣

○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

以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集覽文罽文采色也罽居例反西胡毳布也織

毛為之若今氍及氍毹之類釦器釦音口說文以金飾器之口華蓋晉天文志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座故天子之華蓋法而作之崔豹古今注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入一說注見晉穆帝永和三年

書法 親祠何不當親者也故文帝祠五帝廟書親武帝祠竈書親桓帝祠老子書親皆不當親而親者也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寇掠九郡○秋七月諸羌復反○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州○赦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

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襃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唐衡以屬資用為吏滂不召資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零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於是二郡為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襃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

到門究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黄門晉陽趙津貪横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為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没資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黄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於是宦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悦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内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劉瓆成瑨誠

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起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昔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美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臣切見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冬大寒竹柏傷枯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瓆成瑨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

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黃老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乎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行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增瓚竟死獄中增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天下惜之岑晊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晊竟獲免彪嘗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

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椽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閒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

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之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寔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為鄉嗇夫知其異器即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寔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寔違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寔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不畏彊禦詩烝民篇文注不畏懼彊梁禦善之

集覽 人也公羊傳莊十二年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禦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猶乳犬攫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屣履到門列子黃帝篇提履徒跣而走屣乎門皆忽遽也屣與躧通雋不疑傳暴勝之躧履起迎即此注見武帝天漢三年督郵注見明帝永平

七年誠心去惡去上聲本作原其誠心在乎去惡歐刀注見安帝延光元年申屠嘉名責鄧通申屠複姓其先周幽王申氏兄侯之後及孫居安定屠原因氏焉或曰申屠楚官號也文帝後二年鄧通居上旁怠慢丞相申屠嘉坐府名通責曰通小臣戲殿上當斬文帝名通謝丞相此吾弄臣君其釋之董宣折辱公主光武建武十九年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雒陽令董宣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殺之主訴於上上令宣叩頭謝主宣終不俯長史已下太尉府有長史掌兵馬皆因舊而抵罪抵罪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冀楷姓名魯莊公子襄仲之後也子孫以謚為氏於占為句占視兆問也房心天官書東宮倉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注引春秋說題辭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宮索隱曰洪範五行傳云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宋

均云房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京房易傳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受易於梁人焦延壽西漢時學官也易傳謂解說周易之經義者楊士勛曰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為易作傳故曰京房易傳地吐妖左傳地反物為妖顔賜清閒於清靜閒暇時顔賜名見而極言也清閒史作清閒義亦通黄老注見周顯王十八年浮屠釋典僧曰浮屠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案魏志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字其來轉為二音以華言譯之則曰凈覺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桑中之詩衛之公主淫亂男女相奔故作是詩以刺之所以不三宿桑下者三宿則久久則恐念及期我乎桑中之事也言浮屠之精誠如此之專至單天下之味單與殫同極盡也司寇論刑論盧昆反議法也注見文帝六年輸之司寇傳言相時而動相時而動左傳之文也公孝岑晊字

新息長汝南有新息縣長猶令也案汝南今蔡州是新息今息州是掾吏欲引南掾俞絹反官屬也欲引南謂欲向城南案盜賊也劉貢父曰吏當作史名之為貫凡生男則名曰貫子生女則名曰貫女河內即汲郡也今懷州是史記魏世家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也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是已善風角善能推占風角也風角注見順帝陽嘉三年逮捕注見高帝九年收掠劉伯莊曰收繫也掠音亮笞擊也平署贊曰猶言連署也北寺獄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若盧獄注見安帝永初二年言切句絕謂所言太切直也張鳳等上書訟臣延熹五年下皇甫規獄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其冤名行行戶浪反等輩也行春行下孟反循行

也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月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之絕高客注見漢王劉邦四年鄉嗇夫後百官志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注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閉門掃軌軌車轍也車輪所輾之迹也閉其門戸而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自同寒蟬喻劉勝寂嘿不言也楚辭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寞而無聲賞刑得中中去聲當也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令聞休揚令善休美也聞與聞通並音文運反謂善美之名聞播揚也

正誤

浮屠不三宿桑下今按釋氏四十二章經云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矣又大智度論十二頭陀八樹下坐九露坐註云樹下思惟求道猶如半舍尚生著故露坐也夫沙門於樹下惟止一宿慎莫再宿即不三宿之意恐久則愛戀之心生矣

質實

蠡吾縣名注見質帝本初元年甘陵縣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宗資南陽人范滂汝南細陽人成瑨弘農

人岑晊棘陽人郭泰介休人賈彪潁川定陵人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劉瓚高唐人張儉山陽高平人下邳縣名注見高帝六年東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平原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新息縣名注見平帝元始四年河內漢之郡名治野王縣晉因之後魏改置懷州燕置河內郡隋初郡罷州存大業初廢州復為河內郡唐初置懷州治野王城天寶初復為河內郡乾元初復為懷州屬河北道宋屬河北西路金改為南懷州又置沁南軍元初復為懷州改懷孟路延祐中又改懷慶路本朝改為懷慶府隸河南道杜密潁川陽城人陳寔潁川許人高密縣名注見漢王劉邦四年

書法 黨錮諸君子予之者取其公忠責之者議其矯激皆一偏之論也綱目於此有權衡矣是故書殺書捕書遂策免而皆具其官皆所以甚帝也然二百餘人書曰部黨則諸君子亦不得不分

受其咎矣

發明 在易之否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則為否之匪人聖人象之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當是時也羣陰用事天下無邦正當否塞之時君子括囊遠遁猶懼不免乃欲以一簣之微力障頹波横流之衝雖復明目張膽延頸就戮夫復何益綱目於瑣瑣書殺膺密書捕皆不去其官部黨書下獄太尉書策免皆不言其罪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

以竇武為城門校尉考異 以字下漏后父二字

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

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奐誅其首惡慰納之惟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集覽 檀石槐鮮卑大人名右北平注見秦王政三年遼東注同上夫餘東夷國名夫或作扶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其王葬用玉匣又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濊貊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上谷注見秦王政三年

謹案第三頁後三行南陽涅陽人刊本南陽訛南郡據郡國志改

第二十五頁前五行六行犨之役大敗按大敗上當有齊字又逐鄭伯不敢遷按遷字當是通字之訛

第三十九頁前三行屬涿郡或云在高陽國屬冀州刊本涿訛蠡據地理志改又按西漢無高陽國此誤

第四十三頁前五行唐屬滄州刊本滄訛隋據通典改

第四十五頁前四行字武子按武謚也此誤又國佐好招人過語見國語此泛引左傳亦誤

第四十五頁後二行屬芒縣按春秋時無芒縣又西漢析為芒大丘二縣按漢地理志沛郡有敬丘應劭曰明帝更名大丘此並誤

第四十五頁後三行隋始置永城縣刊本城訛成

據唐地理志改

第四十六頁後四行樂安郡名刊本樂安訛安樂據陳蕃傳改

第四十七頁前八行記往來者刊本記訛託據梁冀傳改

第五十頁後六行山陽故城在懷州脩武西北按郡國志山陽郡故梁有高平侯國屬兖州此誤

第五十三頁後五行秦時大盜也按跖旣惠弟不

得爲秦時人此誤

第五十三頁後七行詩小雅杕杜按所引乃大雅大明八章語也此承章懷之誤

第五十五頁後八行金食器名也刊本食訛銀據後漢書注改又敦煌酒泉人按郡國志敦煌無酒泉縣此據張奐傳

第五十六頁後四行後省入博城縣按元和郡縣志長安四年於廢嬴縣置萊蕪縣故城在今縣

西北

第六十頁後六行三大將軍按梁冀傳三作二

第六十四頁前一行有道家謂有道之士按徐穉傳家拜太原太守注就家而拜之也家字連下讀此誤

第六十六頁後六行領陳留東郡山陽濟陰泰山城陽淮陽東平按郡國志所列有任城濟北而無城陽淮陽

第六十九頁前一行北海禹貢青州也按郡國志青州領郡國六北海特青州之一郡耳隋地理志北海郡舊置青州然不盡禹貢之青州也此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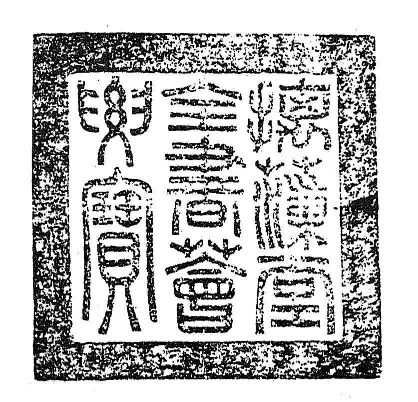
第八十一頁後六行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刊本陽訛源據史記正義改

第八十一頁後七行隋改仙源縣按元和志谷陽縣高齊省入武平隋開皇六年復置唐地理志

貞源本谷陽乾封元年更名載初元年曰仙源神龍元年復曰貞源此誤

第八十二頁後七行都鄉縣名按顧炎武曰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都鄉侯在列侯之下關内侯之上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畧之也此誤

第八十七頁後八行詔拜郎中按荀爽傳作拜郎中對策奏聞即棄官去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